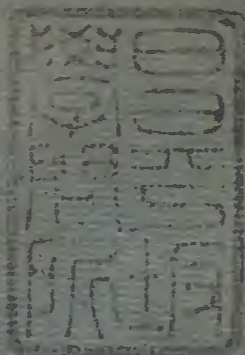


宛陵先生詩集

五十八之
六十終



			三	漢
		一	四	書
		二	二	門
		七	三	
三	三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內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二	
	一	三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3
冊數	13 (13)
函號	315 4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宛陵先生集目錄卷第五十八

凌草文庫

吳紫微見過

范紫微見過不遇

送王學士知亳州

江學士畫鬼拔河篇

送發運唐學士

和司馬學士慮囚

和秋興

送覺上人歸湖州

送閔郎中知池州

和省中植菊

賦張仲通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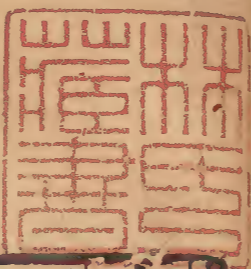
和感予飛舊詩

次答郭功甫

送懷倅李太博

送潘士方之建昌

和吳舍人送郭尉



和劉舍人樂郊詩 送張學士知登州

送王秀才歸建昌 和原甫遊樂郊

和王尚書花木瓜 九月晦謁子華

送王省副北使 送李學士北使

送祖學士北使 送章監簿歸秦州

送棣州唐虞部 金陵有美堂

送張屯田知永州

目錄終

宛陵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宋宛陵梅堯臣聖俞著

吳長文紫微見過

豈敢以貧賤而輒傲賢貴但恨門闌遙赫日去
可畏瘦馬汗長流寸步出無謂是以逾十旬景
慕腸欲沸近因秋雨來纖纖有涼氣九陌可以
行輕服可以衣方將事請見瘡足痛若跡忽枉
騶騎過顏厚言莫既尚期新醪熟還往襲經緯
乃知君子德曩分替則未

范景仁紫微見過亦謁不遇道上逢之
朝游翔鳳池暮直中書省無由見顏色况乃當
畏景退朝八月朔因得修造請高閣一何新未
歸間巷靜版刺留姓名不遑佇軒屏驅馬返我
廬道逢騶從整欵轡莫敢行顧望立俄頃還家
稚子言有車來炳炳傳是紫微人將迴猶引領
如何互相乖徒自想形影更待秋風高緩步時
徃省

送王道粹學士知亳州

古者二千石高車駕青驪車前陳曲蓋車後建
朱旗金鼓鳴兩旁壺漿擁通達所付重威惠所
仰撫惇癸景亮實績歷徃俾國相之國相稱疾
還正值民阻饑朝廷急恤養選守莫與宜君嘗
典海陵政績爲衆推今授輒辭命大夫多飛綏
屢上不得請飭馭俄輕齋旣體堯舜仁又答稷
尚知八月風漸高木葉將披披郊原棗已剥場
圃黍可治必期寬賦歛無乃息疲羸何當過苦
縣肯暇觀舊碑

和江隣幾學士畫鬼拔河篇

蒲中古寺壁畫古畫者隋代展子虔分明八鬼
拔河戲中建二旗觀却前東廂四鬼苦用力索
尾拽斷一鬼顛西廂四鬼來背挽雙手碓下抵
以肩龍頭魚身霹靂使持鉞植立旗左偏拔山
夜叉右握斧各司勝負如爭先兩旁搥鼓鼓四
面聲勢助勇努眼圓臂梟張拳擊捧首似與暴
謔意態全當正大鬼按膝坐三鬼帶韜一執旃
操刀擐囊力指督怒髮上直筋舊纏虎尾人身

又踣顧疾梨短挺金鎚堅高下尊卑二十四
十四鬼無黃泉角錐競強欲何睹曷不各各還
荒挺

送制置發運唐子方學士

本以諫諍稱今以財賦用所為各有能何必於
茲重東南周萬里海陸竭煮種歛之為公上豈
是與民共民方苦久弊將缺太平頌有利得設
施無不可抑縱大都守繩墨曷異虱處縫從來
許國心曾未苟祿俸願無輸羨餘終亦歸侍從

次韻和司馬學士慮囚

縲囚往慮問勤恤意不息猛虎在陷穽挑尾尚
 求食常憂有註誤非罪懼暴迫藹藹萬乘都
 憧四方客一遭纖微豐鑑垢莫磨拭是以大君
 心惟恐橫抵摘前法著以律後法編以冊每當
 炎蒸時獄器用剝滌應無古寃血地下化為碧
 我今因牽吟聊以肝膽瀝刑人皆得辜不似尤
 地脉間歸即解鞍浣手嫌控勒昔言善烹魚必
 先漑釜鬲願言保就慎切勿厭此役夜月可留

翫清樽獨可適一榻寬且平羣動都已寂可用
 休其勞不休庶終夕

和吳冲卿江隣幾二學士王景彝舍人

秋興

我謂蓬瀛客清切不畏炎及觀秋興篇無遠此
 窮閭乃知天地大節候無愛嫌寒不為富減暑
 不為貧添向者遭蒸炊靡不同炮燂西風吹雨
 至涼氣何纖纖霈然沃萬物不更畢宿占紈扇
 捉苦倦盤冰得仍厭蠅癡驅又來蚊噉啄猶尖

絺衣不復浹醅壓初甜客有憎壁蝸吳詩客有
困靴襜江詩一以礫為喜一以懶自謙唯有螭頭
人朝立宮殿簷盛誇樓觀高又極星斗瞻訂子
慙異羣公歸意如陶潛自念菊將坼復思禾可
鎌春禾作釀熟獨邀影與蟾此樂雖易有彼榮
安得兼

送覺上人歸湖汊

富相國與紫衣

古寺一盂飯弊衣三歲塵相應維帝祝子已得
袍新范叔復何望原生其自貧歸看五湖上終

有泛舟人

送閔郎中知池州

一送池陽守頗懷當日遊青山臨岸盡翠水入
江流楚舊茅為貢燕來鴈報秋牧之登覽處故
事待君脩

和吳冲卿學士省中植菊

園菓已熟實未墜野卉已老葉未瘁菊叢是時
方發榮潭上籬邊俱有為一從潭島輔長年一
自籬根圖暫醉今將移近省中蘭蕕培早與陶

潛異黃土肥濃沃井泉朱欄屈曲侵堦地勁風
 不到何動搖清露能霑誰著意看看重九各登
 高金藥滿頭無所忌及此頻邀同舍歡向來莫
 羨鍾繇賜我家蓬藿不足云強對嘉章顏起愧
 張仲通追賦洛中雜題和嘗歷覽者六章

伊川

山斷瀉伊流灘聲朝暮急東渡馬將登西堤人
 已立日看東西舟爭途如不及誰見捕魚郎寒
 蓑雨中濕

洛州

上陽宮樹影不隨寒波流天津橋下石激響無
 時休至清自照物遇險豈能柔東過白馬去凡
 經幾千秋

潛溪

寒溪隨山迴脩竹隱深寺頗逢老僧談能憶先
 到事白栝聖君憐緋花土人時不到二十秋依
 稀猶可記

石樓

真宗嘗駐蹕白栝樹下
 花譜有潛溪緋一品

楊詩 卷五
山腰古石樓杳藹石梯上低窺巖際樹對見龕
中像簷中嵩雲飛檻逼伊湍響同遊已零落歲
月成俯仰

大字寺

庭中兩大樹池上千竿竹竹有紅淚班樹無衆
鳥宿昔日白傳歸愛吟裴令續聞流水西園翻
然入他族

斬竹

顛肥節腦瘦斬水長笛材洛陽袁氏鳩此竹舊
移來雪霰飽已久竅星誰為開與君作龍吟吹
發江南梅

次韻任屯田感予非內翰舊詩

二十四年君日哦翰林風韻郢中歌歲華荏苒
都如昨世事升沉亦苦多燕國駿蹄猶待樂荆
山美寶已逢和騰求海內多何用爛醉人間理
莫過歷覽昔賢皆泯泯尋思魯叟自波波我今
不敢希高躅蹇步年來任跌跚

次韻答德化尉郭功甫遂以送之

江南有嘉禽乘春弄清吭流音入我耳慰愜若
獲貺朝聽已孤高暮聽轉幽曠何多燕雀羣聲
跡不相傍始聞汾陽生文行衆所諒獨哦青山
間悼古或悲愴弃官不屈人頗學陶元亮是時
子愛之顏采莫得望倏然能見過遠涉丹湖浪
袖携一卷詩行素更無長固與俗人殊於焉識
敦尚嗟嗟二千石不知子所向駭子發論高萬
仞聳孤嶂又如決河湍捧土安可障吾方歎壞
材恨未逢良匠信哉騏驥駒誰用伯樂相自從
挹不知量

送李師錫太博通判懷州

洛陽古道登北邙河內碧山橫太行朝騎快馬
暮可到風物人心皆故鄉竹林無蹤懷阮籍路
傍有家嗟宣王別乘差同一千石教民唯在親
耕桑

送潘士方建昌

軍壘近僊山麻源第三谷靈運詩亦存曾公記
可讀幸時無寇攘閑日望雲木儻見西王母白
麟如白鹿來尋鳥爪人神光生石屋無念癢背
搔還恐懼怒扑學道我未成鍊氣不飽腹安得
羽翼生下上同黃鵠送君想君遊星斗壇邊竹
次韻和吳仲庶舍人送德化郭尉

蒲葉高帆十二幅秋風逆水滿檣開是時不畏
浪頭起到日定將船尾堆用舍東方言虎鼠
踈梅福比蒿萊少年志辨無如美廬岳峰前莫
滯迴

和劉原父舍人樂郊詩

太守東平來固殊阮步兵步兵醉乘驢太守整
佩纓事物既已遺駕車出東城園荒久不治道
路生棘荆地僻人馬入草間狐兔驚舊池堙猶
窳遺址豈不平窳者使之濬歸者使之營博野
高榭起陳漁危臺成榭前東山秀臺下盧泉清
傍塢梧竹密翳水芹藻并渠渠有深堂燕賓飛

玉觥芍藥廣陵美謔贈鄭女情公子莫言歸古
人未以輕欲知學山簡倒載去歆傾

送張聖民學士知登州

慕君才行美風義亦倜儻在遠恨未逢既近不
屢往非以近為輕恃易遂成曩倏為東牟守別
我駐征鞅又作千里遙依然復懷想昔聞之罘
山秦碑元有兩一存東頂中一在西頂上篆實
丞相斯缺剝不可做願言試歷覽聞見欲以廣
海晴望石橋神僊事懽悅始皇安得長陰怪
罔象橋斷水無涯焉知有方丈邈者地出金發
掘懷沃壤良民皆逐末茲事誰用長凡為二千
石唯在勸耕紡幸君經術高教化人所仰

送王言秀才歸建昌

來時槐開花去日木隕葉作賦未得薦著書已
盈菴舊居近僊壇獨往遇農饁莫問烏爪人欲
取月桂捷

次韻和劉原甫遊樂郊贈同遊

積歲阻顏色何以慰我思聞初遊樂郊頗慕登

望詩下車未幾日倏見白露滋月弦不常滿星
畢屢已離幸無風雨晦時從寮案嬉大喜酒客
難莫顧尚書期獨守詩書愚未悟朝夕疲引領
君子風東首自忘移但當觀魚鳥辟去旄與麾
優悠民亦康何必苦吏爲

次韻和王尚書答贈宣城花木瓜十韻
百菓各其酸或由人所植木瓜聞衛詩贈好非
玉色按此瓊玖報蓋重車馬飾貴賤今旣殊凌
紙字翕絕一一如明珠自得見安格復何備

風庶亦見王澤捧之爲重賜誦已乃忘食幸資
藥品用少助宣調力南土加文章中州具肥瘠
公將和鼎餽微意願尋繹

九月晦日謁韓子華遂留邀江鄰幾同
飲是夕值其內宿不終席明日有詩予

次其韻

乘輿驅車偶一來旋呼江老舊遊陪驚風送雨
寒初動舉酒浮蛆撥不開騏驥韉時聞內宿琵琶
彈急怨虛催接籬帶去令傳樣自此逢歡木

便廻

送王省副寶臣北使

紫服黃金帶銀鞍翠錦韉
犯寒辭漢省持禮入胡天
左袵通華語名王接右賢
舊山廻可記碣石與燕然

送李學士公達北使

萬里使窮域山川入馬蹄
馳鳴沙水凍鵬擊雪雲低
食飲羊兼酪供迎虜雜奚
禮成廻近日喜聽早朝雞

送祖擇之學士北使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窮臘
路長人馬愁風急沙巖雜
宿造種廬開行逢獵騎合
獻鮮禿髮馳問譯華言答
每食冰生盤欲飲酒凍榼
見其酋長時國禮何勤納
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闐闐
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
匝歸來易輕裘賜對延英閣

送許璋監簿歸秦州

木枯鳥不巢泉涸魚不游
我非魚鳥情貧縛路阻脩
高陽有令子嗣世學已優
前日來京城問

松言
卷五
二百五十七
恤忍涕流今失王府薦命奇言非讐家聲喜未
墜辭我還海陬爲酌一壺酒叙懷心如抽予之
伯父歿遺奠固莫由豈欲寡恩義力薄難置郵
因寄綠睫淚灑向君衣裘

送棣州唐虞部

人持左符去馬逆北風行古路草初白大河冰
未成暖科桑柘美寒織紵鳴風俗已如此憇
棠無訟爭

金陵有美堂

李白愛山如洛陽三盃爲歌愁日長廢基臺殿
不可識玉燕舊樓王謝堂公來碧瓦起棟宇羅
列圖畫牙作牀池頭古月城下江照見萬里冰
雪光江流不盡月不死寒浪素影東西翔願公
樂此殊未央慎勿區區思故鄉

送張中樂屯田知永州

畏向瀟湘行不入洞庭去鞍馬踏關山衣裘冒
霜露零陵三千里楚俗未改故王澤久已覃國
刑亦當措皆聞柳宗元山水尋不飫其記若丹

青因來問潭步石燕飛有無香草生觸處僊姑
異麻姑歲月樓中度不食顏渥赭言語神靈預
莫將車騎喧獨往探幽趣有信報我知惡欲驅
塵慮

宛陵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宛陵先生集目錄卷第五十九

王安之寄石榴

寄致仕余少卿

和吳學士卽事

和沖卿藏菜

和景彝紫宸早謁

和答景彝謝予訪

哀石舍人三首

王密諫漱玉齋

書李學士集後

送河東李轉運

和二君村墅閑居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和宋學士紫宸早謁

和次道省中初直

賦孔雀送魏生

和宋中道見寄

雷逸老遺石鼓文 和次道莫石舍人

和景彝寄緡叔 和答弟喜還朝

和答安之見贈石榴詩

王安之寄兎魚 和景彝對雪

和答求叔洗兒歌 重送祖擇之北使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景彝率手痕詩

和介夫收丘潛畫牛 題嘉興攜李亭

吳冲卿鼓契 江鄰幾寄羊羝

贈周都官示詩卷 目錄終

宛陵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宋宛陵梅堯臣聖俞著

陽武王安之寄石榴

安榴若拳石中蘊丹砂粒割之珠落盤不待蛟
人泣舊友大河濱作宰寔畿色嚴霜百果熟為
贈忽我及始時童稚嬌爭取猴猿集老夫所食
微何暇更收拾聊答君意勤作詩恨短澁

寄致仕余少卿

仕苦戀朝廷多為老所逼朝廷雖愛賢不欲竭

其力君歸頗得宜湖上遂偃息男能智自謨孫亦俛就職人事當置之自可樂曾臆

和吳冲卿學士冬日私居事

人知何晏宅近住白楊頭車馬不還往詩書多蓄收風庭吹落葉霜樹立鳴鳩頗與市朝遠閉門凡幾秋

和吳冲卿藏菜

霜前收美菜欲以禦冬時備乏且增品挑新瓶復思菖菹嗜西伯薑食語宣尼未免效流俗就

將罌盎為

依韻和王景彝學士紫宸仲冬早謁

朝開閭闔九重深望拜珠旒照玉簪霜氣稍迴龍陛峻日光微轉鳳樓陰庭中細伏穿旗脚案外薰爐對殿心我預千官少裨補欲將歌頌播堯音

依韻和景彝謝予訪其居

日暮乘羸馬因過太史家竹牕談脫塵槐樹暝栖鴉邦瘁藉前詠人亡起彼嗟夜分歸不寐猶

照角中斜

其日聞石昌言卒

哀石昌言舍人三首

十一月二日

朔日望顏色衣冠朝帝闕西靈未生魄東岱已收
冤弔哭新居啓封題舊篋存善人吾不見何可問乾坤

聖賢無不死壽夭復何云唯有名常在其餘理莫分朝榮金玉寶暮殞蕙蘭焚今日寢門哭緒言長絕君

賈誼過秦畢相如論蜀歸二人名既大一日命何微猶似鳥常渴災成鵬不飛百年今已矣冰結淚霑衣

鄭州王密諫漱玉齋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激作飛巖勢流爲雜佩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漂花出古城

書李學士北使集後

蘇武艱窮只四篇五言風格到今傳節旄零落都無詠枉在胡中十九年

送李學士河東轉運

重持使者節北上太行行未注螭頭筆來調塞
下兵朱轡邦伯至黃綬縣官迎臘雪臨關密宵
烽出堠明山川壯汾晉戎馬說幽并此部多才
俊其人不易輕

次韻和吳仲庶苗蔡二君村墅閒居

聞說江南庾子山下居泉石愛孱顏古來得喪
何須問世上榮枯只等閑高闕浮雲徒有戀夕
陽飛鳥亦知還予貧不及三君子老愧朝紳進

退閒

送良玉上人還崑山

來衣茶色袍歸變樵色服孤舟洞庭去落日松
江宿水煙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
葉鳴橡櫨

依韻和宋次道學士紫宸早謁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
夔與尚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藹
藹金鋪獸齧環却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

相攀

和次道省中初直

江南太守歸夜直省中闈霜氣冷侵被月光斜
入扉官奴休執燭侍史正薰衣展轉不成寐幽
懷吟更微

去年宋中道自洛州以書令魏姝來謁
予魏遂託主第後辭歸予因中道之兄
次道有孔雀賦以送魏生

置從南海枕椰林籠入西州鸚鵡地聳冠翕翼
脩尾張鱗鱗團花金縷翠一身粲爛文章多引
聲笙竽柰遠何五侯池館不可戀桂樹深枝自
有窠鳳皇樓頭饒燕雀入屋穿簾非爾樂非爾
樂去何之北方佳人或歌号

依韻和宋中道見寄

歲在涪灘初別予子適廣平裨郡理廉頗臺傾
有遺址今逢四方弓久弛時不用兵皆樂鄉念
我貧居天子庠抱經臨案空循行貌垢不洗顏
蒼蒼得時少壯相揄揚獨行無侶心泮浪腸如

輓轡轉井牀內饑外寒膚粟芒若此煎炒何心
 勝王都浩浩多球琅懷珉安可爭琨煌舊朋升
 騰皆俊良歿不發語生括囊巍巍堯舜開明堂
 大調金石來鳳皇鴛鴦戢翼方在梁福祿其宜
 無不臧已甘老死填溝隍殭尸闔棺猶目張仲
 尼生世尚徨徨豈能強聒爭踳踳未由見子舉
 以觴北望大河衣袂攘牽牛橫漢不服箱欲往
 乘車無可當天駟有星名曰房又欲乘馬行幽
 荒牛雖蹄瑩馬眼光既不我駕路阻長我懷炳

炳何日忘半夜攬琴彈履霜寫意絨辭無鴈將
 低雲作雪正蒼茫

雷逸老以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

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
 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縛鱖魴何
 以貫之維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
 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童
 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唯閱元和韓侍

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氈衣歸上庠天官媿
阿駝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
近人偶見安碓牀亡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
猶在傍以曰易曰庸何傷以石補空恐春梁神
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
暮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
大軸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
蹠我無別識心傍惶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
父同盃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繅繅

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
裨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効韓非癡狂載
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版堆
屋牆然湏雷生往度量登車褭護今相當誠非
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輦已
嘗於此豈不同糝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
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
願因諫疏投阜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
亦焜煌持此負鼎干成湯

和宋次道莫石昌言舍人

金羈白馬曉朝天
嗟管行車暮已傳
上帝樓成何遽召
青霄路絕不應還
飄階墮葉聲凄若
隔幕孤燈夜寂然
來莫一觴空湛湛
却思平昔淚連連

和王景彝寄呂縉叔

白盡髭鬚史未成
不如能賦易登瀛
三冬足用韻儒飽
千里從看跛鼈行
知有清名在公議
自無餘力到高閔
磻溪八十猶垂釣
且例推來亦

後生

依韻和宋次道答弟中道喜還朝

白首謬陪兄弟間
阿連初喜客兒還
池塘夢句君能得
咳唾成珠我未閑
陋巷閉門誰扣扣
茂林飛鳥自班班
歸來又接同袍會
月下朱閔不用關

依韻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詩見贈

當年仕宦忘其卑
朝出飲酒夜賦詩
伊川嵩室恣游覽
爛熳徧歷焉有遺
是時交朋最為盛
連

值三想冥冥推詩 耀謝公主盟文變古歐陽才大何
可涯我於其間不量身豈異鵬搏蒿鷄隨見君
弟兄入太學後舉籍籍聞一時而今兩鬢各已
白偶因題題言及斯松百五十四 況是悲休要問百歲歡
樂誰能松百五十四

陽武王安之寄鬼魚

原上一雙鬼河中兩尾魚
鬼皮空被褐魚腹不藏書
長跪置遠意故人情何如
二物本潛伏誰言且網罟
嶮嶮歲亦晚將駕歸吾廬

依韻和王景彝對雪

天雪霰成先暴集地中陽復已如期
穿林斗學縈風急入袖初驚學舞遲
樓上溫貂方貫酒竹間寒雀未辭枝
平明君向螭頭立玉座爐煙細
細時

依韻和答永叔洗兒歌

夜夢有人衣帔蜺水邊授我黃龜兒
生男前一夕夢道士
贈龜一枚仰看星宿正離離
玉魁東指生斗威明朝
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
自磨丹砂調白

蜜辟惡辟邪無寶犀我慙暮年又舉息不可不
 令朋友知開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慶之
 畫盆香水洗且喜老駒未必能千里盧仝一生
 常困窮亦有添丁是其子

重送祖擇之北使

文章世德已能傳得桂高枝二十年持節欲同
 蘇武勁下帷曾似董君賢衣裘襪領無嫌左飲
 食盃盃暫厭羶一過范陽應感槩歸來圖畫彼
 山川

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凡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
 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
 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
 翼不敢言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祥方今
 天子聖無滯彼泉傍

景彝率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兩壁美人虹已收蒼崖織手蘚痕秋和親只道
 能稽古沉略從來不解羞漢月明明掌中照胡

塵漠漠指間留
昭君歿後更多恨
彈作琵琶曲
未休

觀黃介夫寺丞所收丘潛畫牛

丘畫吳牛希戴嵩
吳牛角偃灣如弓
老牯望犢
犢望母母下平坡
離牧童牧童吹笛
坡頭坐古樹蕭騷
葉戰風黃君買畫
都城中不惜滿貫穿
青銅賣從誰家不肖子
傳自幾世賢卿翁
今時貴人所尚同競借
觀玩題紙窮紙窮磊落見墨
妙東府西樞三四公
應識古人丹青蹟又辨古

於物通一毛一尾不取次豈以後代為盲聾

願推此意佐國論况乃聖德同堯聰

題嘉興永樂院携李亭

化吳王甲骨朽越王兵
五月菖蒲草千年携
李城蒲根蛙怒噪城上
烏衣鳴吳越滅已久客
心空屏管落日孤亭閒
悠々鐘磬聲

吳沖卿跋契猶是唐時契有司
嘗欲昌利上不許

暮契出朝契歸出入未嘗逢日暉
雄雌曾不離鐘室百年利弊知有稀
將後世異不改易佐朕

厭舊君前非君王萬年十年壽獨憐古器與衆
違昨日霜華厚如雪百官凍靴朝紫微呈玉偷
靴温漏火始一歲之增歎啼不知達六街教
自此發號通帝閣人聞鐘鼓有多少多少訖鳴
誰肯識

江隣發寄羊靴

云
尚
有
相
送
有

初朐朔羊卧苑沙長春宮使踏霜靴蒺藜苗盡
初蓄息首蒲盤空莫嘆嗟自芝良謀耳更鄙猶
能大嚼快血涯磨刀為削朝霞片時引清盃與

轉喜

周仲章都官示卷因以贈之

赭白西北來本是天馬種朝秦暮至吳嵩華如
歷冢伯樂曾未逢垂頭牧青隴今朝顧我鳴振
鬣耳聳聳聲生秋風悲已喪荆軻勇誰牽駕鸞
車高躡雲勢擁

宛陵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宛陵先生集目錄卷第六十

覽翠亭記

林和靖詩集序

紅鸚鵡賦

述釀賦

靈鳥賦

南有嘉茗賦

鳴鳩賦

塵尾賦

擎甌賦

哀鷓鴣賦

問牛喘賦 和人

凌霄花賦

矮石榴樹子賦

風具賦

乞巧賦

思歸賦

鬼火賦

鬼火後賦

魚琴賦

針口魚賦

靈鳥後賦

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

宋宛陵梅堯臣聖俞著

覽翠亭記

郡城非要衝無勞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
迫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為宴
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傍作亭春日
使州民送送予命之曰共樂其後別乘黃君於
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
官李君亦於廨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

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眎心意之快也
 晴澄雨昏峯嶺之顛也心意快而笑歌發峯嶺
 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煙絲溪水之澄鮮
 啣鱗翻來的的有光掃黛侍側嫵嫵發秀有趣
 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
 計其事簡計其善快樂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
 能處是而覽者豈不暇不適者哉吾不信也

林和靖先生詩集

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丁林君斲斲有聲

高

之可愛即之逾清挹之甘潔

厭

之子因適會稽還方於雪中其談道孔

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為之
 詩則平淡邃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至乎
 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詩
 爾君在咸平景德間已有大聞會天子脩封禪
 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
 公一來相遇無不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
 老朝廷不欲強起之而令長吏歲時勞問及其

歿也諡曰和靖先生先生少時多病不娶無子
諸孫大年能掇拾所爲詩請予爲序先生諱逋
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
生未嘗自貴也就輒棄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
嗚呼惜哉

紅鸚鵡賦

相國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獻紅鸚鵡籠之
甚固復以重環繫其足遂感而賦云
蹄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別類而聚或嘯或呼

遠人而處在鳥能言有曰鸚鵡產乎西隴之層
巒巢于喬木之危端其性惠其貌安與禽獸異
爲籠檻觀吾謂此鳥曾不若尺鷃之翻翻復有
異於是者故得以粗論吾昔窺爾族喙丹而綠
今覽爾軀體具而朱何天生爾之乖耶俾爾爲
爾類尚或弗取况爾殊爾衆不其甚與何者徒
欲謹其守固其樞加以堅鑠置以深廬雖使飲
瓊乳啄彫胡以充饑渴鑄南金飾明珠以爲關
閉又奚得於鳥鳶之與雞雛吾是知異不如常

慧不如愚已乎已乎

述釀賦

少居楚鄉楚多釀者故猶識酒之然夫酒之作也必良其器必香其泉法式具舉酸敗罕旃取有豐約味有醲洎則曰聖曰賢和神懌氣積日彌年自時厥後茲道寢墮昔飲其醇今飲其醜昔也熙熙終日不亂舒暢四肢今也冥冥迷寃倒臆不知其醒吾觀于世米始達此夫以天下爲壚罌坻庶爲梁米君臣爲麴蘖道德爲酒

酣仁漱義四海薰和莫知所以逮乎率土澆弊材不授矣君臣乖異法不施矣道德遂薄酒弗飴矣舖詐啜僞昏然而無歸矣安得滌其具更其術時其物清其室然後漬以椒桂侑以棖橘吾將霑醉乎窮日

靈鳥賦

鳥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鳥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鳥賢不時而用

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
 擾於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
 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鷓鴣兮招唾罵於邑閭
 烏兮事將垂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
 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
 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
 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惟兮不驚龜自神而
 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驚能而日役體劬劬兮
 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
 鈴爾喙爾飲喙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
 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南有嘉茗賦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囂此眾氓
 土膏脉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
 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
 庭二之日烏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
 日槍旗聳舉而炕之將求乎利羸四之日嫩莖
 茂團而輓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

男廢農畊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
 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
 飲而無厭富貴貧賤不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
 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
 人為之絲枲締絡而民始衣播之禾蕲菽粟而
 民不饑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辛酸
 鹹苦而五味道宜造之酒醴而譙饗之樹之果
 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
 而競進於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
 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苑而消腑胃之宿陳
 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無功
 於爾民也哉

鴟鳩賦

時人謂鴟鷂癡拙禽也茲禽然癡且拙猶能以
 喙寫心布于辨音者焉曰我智不如燕鴈識氣
 候之蚤晚隨陽而來知社而返勇不如鷓鴣鷹
 鷯恣搏擊於秋天下無全物落不空拳惠不如
 鸚鵡鸚鵡入崇堂兮陰夏屋事言語以如人餌

菓梁而飫腹巧不如女匠挂巢室於枝上畏風
 雨之漂搖紕茅莠而密壯年不如鶴鶴繫羽毛
 於寥廓希霖雨而鳴垤和氣類而靡爵茲五者
 實無有於羣鳥分馴馴於林表癡亦誠多拙亦
 不少雖不能趨暄暎之時亦毛翮而自持雖不
 能決爪吻之利亦飲啄而自遂雖不能弄喉舌
 之辯亦呼鳴而自善雖不能理窠之完亦棲處
 而自安雖不能適變赴情亦隨宜而自寧噫唯
 癡與拙天之所生若此而已矣又鳥足為之重

輕

麀尾賦

野有壯麀兮懼虞人於廣原其身已殺其肉已
 燔其骨已棄獨其尾之猶存飾雕玉以為柄入
 君握而承言聊指麀之可任雖脫落而蒙恩噫
 譬諸犬豕其死則均其肉與骨亦莫遠巡自古
 及今若此泯沒者日有億計曾不一毫以利人
 是以生若蚍蜉死若埃塵生無以異於其類死
 不為時之所珍故仲尼疾沒世而名滅子長亦

著論而有因乃感茲獸而用告乎朋親

擊甌賦

余觀今樂愛乎清越出金石之間所謂擊甌者
本埏埴異琳球入伶倫兮間齊優其可尚者鳴
非瓦釜律度合鼓非土缶音韻周和非埴篴上
下應作非鐘磬節奏侔而又冰質瑩然水聲脩
然度曲冷然入耳瀏然猶有非之者曰善則善
矣未若艷女之歌喉何則是謂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以其近自然之氣况此曾何參於樂錄之
目乎余辨之曰融結合於造化堅白播於陶鈞
發和於器導和於人可以樂嘉賓可以暢百神
安得絲竹謳吟之匪倫也哉

哀鷓鴣賦

并序

余得二鷓鴣飼之甚勤旣又開籠肆其意其一
翻然而去其存者特愛焉鷓鴣於禽最有名頃
未識也思持歸中州與朋友共玩之凡養二年
呼鳴日善罷官至蕪湖一夕爲鼠傷死遂作賦
以哀云

物有小而名著亦有大而無聞吾於禽類得鷓
鴒兮不群其音格磔其羽爛斑其生遐僻其趣
幽閑飲啄乎水喬棲翔乎竹間往咨羅者求之
於野生致二雛形聲都雅愛之蓄之籠之服之
為日已久言馴熟兮縱晞朝旭一逸而不復兮
謂之背德非我族兮戀而不去尤可穀兮晨啼
暮宿何嗟獨兮固當攜之中國為士大夫之目
兮不意孽鼠事潛伏兮破笈嚙嗉何其酷兮嗚
呼翻飛遠逝不為失兮安然飽食不為福兮焉
知不為名之累兮焉知不為鬼所瞰而禍所速
兮哀哉誠不如禿鶻鴉鵬兮凡毛大軀妖鳴飮
腹何文彩之佳何名譽之淑前所謂大而無聞
其自保而自足者與

問牛喘賦

和人鄧州六首

客有感前史問牛喘廣而賦義有由余得撫遺
辭授遺韻索遺意而用以酬夫寒為冬燠為夏
和為春肅為秋和以發生則物萌而抽燠以長
養則物盈而周肅以登就則物實而收寒以閑

結則物藏而休是則陰陽之道順而燮和之職
脩若乃當春而燠是爲行夏令而火侵於木時
則有雨水不降草樹早落火訛相驚疾疫多作
故丞相當是月而見牛喘恐天令之愆錯問從
來之遠邇兮或力或曠而可度匪賤人而憂畜
實原微而意博所以元化日調萬彙時若及其
後世自我物自物天自天人自人胡爲乎冬
胡爲乎春孰謂差忒孰謂平均曰吾委佩而端
冕服美而食珍上奉天子下役蒸民夫何預於
我哉我亦無愧於茲辰

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綠根
今附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榦蔽兮
不昭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
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
豔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蓉
出汗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
頊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

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
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
恐摧為朽萎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矮石榴樹子賦 并序

襄城縣庭下生矮石榴往來者異之予作賦寫
其狀因以自勵云

有矮石榴高倍尺中訟庭麗戒石訪諸走胥云
非封植忽此生榮三傳歲曆密葉如蓋繁條如
織萎蕤下垂疲軟無力緇苞貯露纍纍久久下

人俯視顛本可識雀愧卑棲而不肯集今故啾
唧以矯真偃偃盤盤若屈若鬱紉紉結結非曲
非直餘不足攀陰不足息夫何挺質之可惑耶
意為異與為妖與人以為異我不知其異曰殊
眾人之類類人以為妖我不知其妖曰垂眾木
之翹翹然而不生樊圃臺榭遊觀之所產茲堂
下其有以警而有以覩因形成義庶將有補當
革蔓衍之多枝無若輒柔之不舉勿俾苞苴之
流行勿使吏氓之輕侮勿洪忍以自抑勿猶豫

而失處勿闖茸以接卑勿上下之不撫夫如是則異也妖也固弗取維戒懼斯主

風異賦

庚辰歲三月丙子天大風壬午詔出郡縣繫獄死罪已下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常哉若應人事之變則余不知故賦其大

答云

吾因迓勞適于郊憩亭舍日具時羣輩外囂

火來音推火來啞呼噫噦出屋遠望西北之

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見端倪逡巡則亦埃赫霧突盪奔馳陽精失色白晝如晦號空吼穴揚砂走塊衆心驚惶廣衢翳昧莫辨誰何執手相對其少頃也稍明故歸人未寧兮相與而為隊順前者措足之不暇逆進者舉武而愈退聯山川兮安陳趨城郭兮安在所可視者五六步之內越翌日四方恬霽乾坤黯慘物色憔悴牛復馬還絕銜鼻草靡木折莢實墜禽鳥墮死泥滿喙几案傾欹塵覆器民廬毀壞商車顛躓既而

衆曰此何景也伺彼往來兮問遠邇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許鄭歷洛汭以及唐鄧漢隋之地稽厥時厥狀無與此土異未迨旬浹德音遐暨是知本聞之不偽聊綴辭也若此言變咎則非愚者之能議

乞巧賦

孟秋七日夕戶未扃余歸自外見家人之在庭列時花與美果祈織女而丁寧乞天巧之付與惡心手之鈍冥余旣寢而弗顧又烏辨乎列星

兒女前曰故事所傳餘千百齡何獨守拙迷猶未醒遂起坐而嘆曰吾試語汝汝其各聽夫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而有形形而有生生而有靈愚愚慧慧自然之經賦已定矣今返妄營則何異高山之木兮不能守枝葉之亭亭欲戕而爲犧象兮利塗飾乎丹青且復天巧與人巧將不同也天孫又安得此而輒私天之巧者總陰陽運四時懸日月星辰而不忒其璇璣鼓雷風雨雪而不失其施生萬物死萬物而物得其宜

此天之所以任大巧而不虧人之巧者非它直
心口手足也心巧於慮口巧於詞手巧於技足
巧於馳亦各有極不可強爲故慮之巧不過多
智謀使爾多謀多智則精驚而魄離詞之巧不
過多辯言使爾多言多辯則鮮仁而行遺技之
巧不過多能藝使爾多能多藝則藝成而跡卑
馳之巧不過多履歷使爾多履多歷則速老而
筋疲如是則吾焉用而乞之吾學聖人之仁義
尚恐沒而無知肯乞世間之輕巧以汨吾道而

奪吾之所持吾決守此而已矣爾勿吾疑

思歸賦

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爲忠曾無內顧
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
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爲吏
負焉遐路嗷嗷晨鳥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
誰訴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孫
江濱憶爲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
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

苞黃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桯上出鳴脚受彩乎
微核木瓜鏤丹而成質素乳之梨頰壺之橘蜂
蜋淹醅棋樞漬蜜膳羞則有鷓鴣野鴈澤鳧鳴
鶉清江之膏蠓寒水之鮮鱗冒以紫薑雜以菱
苜觴浮萸菊俎薦菁韭坐溪上之松篁掃門前
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
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茲又切
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褊衷耻折腰
於五斗盖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傍而
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恨于厥後

鬼火賦

放而於潁水之上夜憇於項城之野陰氣四垂
而雨微下左右望之若無覩者有光熒然明於
水邊人皆謂之鬼火吾獨未爲然焉噫謂鬼爲
無吾不敢謂之無謂鬼爲有吾不敢謂之有但
觀韓氏之言舊矣曰鬼無形鬼無聲旣無聲與
形又安得此而明嘗聞巨浸之涯百物皆能發
光而吐輝又草木之腐亦能生耀而化飛爾知

梅言
卷六十一
二百八十七
彼是而此非曰若電者因形乎因勢乎苟因形
因勢則此何疑而弗及嗚呼昔人有論電者陰
陽之氣相薄而成何須形勢將就此妄名謂為
物光可也謂為鬼火則吾不敢聽

鬼火後

吾既為鬼火賦客有謂余曰嘗觀舊說鬼火曰
憐前人有迷子何不信言未畢余遽辨曰爾不
熟究吾旨耶吾豈忽然而不知且聞兵死之血久
而化之既云血化安有鬼為比夫草木之腐
合其宜宜曰物光又豈為過此論確如牢不可
破尚恐未然更聽吾言彼燁燁者胡可以烹煎
彼熒熒者胡可以燠暄彼焰焰者胡可以炎上
彼熠熠者胡可以燎原蓋無此並蔓說徒繁客
慚恚無辭而起余方掩乎衡門

魚琴賦并序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為琴可愛玩潘叔治
從而為賦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
為琴之美者莫若梧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

梅詩 卷六十一
石遠水涯陰凝其腋陽削其皮曾亡漫戾而沉
實之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故未
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剗中刻鱗加尾
及鬻宛然而魚日擊而椎主彼齊衆之律令則
聲聞聳爾而四馳粵有好事者竭來睨之取爲
雅器製擬庖犧微以黃金絃以縻絲音和律調
乃升堂室嗚呼琴兮遇與不遇誠由於通室始
時效材雖甚辱兮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
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爲魚之日

針口魚賦

有魚針喙形甚小常乘春波來不少人競取之
一掬不重乎銖抄其爲針也穎不能刺肌膚目
不能穿絲縷上不足以附鑿而愈疾下不足以
因工而進補以口得名終親技女大非膾材唯
便鮓滷烹之則易爛貯之則易腐嗟玉色之可
愛聊用實乎雕俎過此已往未知其所處

靈烏後賦

靈烏我昔聞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垂罵於時

檢言 卷之十 三十一
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
非乘爾困而責爾聰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豐爾
食於大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雞不鳴百鳥爭慕
傍睨鳳皇下窺鷓鴣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
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
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
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已不稱昵已則譽夫然吾
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重刊板序

余被命來守死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予曰
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
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
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為漢陽太
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叅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
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叅
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兒
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
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

俞梅公詩集爲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予先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爲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板旣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板之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終

宛陵先生集拾遺

得餘干李尉錄示唐人干越亭詩因以

寄題

餘水之干越之鄙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日
有秋聲鴈過洞庭風入葦南斗憂湖波不起長
刀剡峰碧耳耳姮娥夜出在寒谿青銅瑩磨光
幾里朝因吳客幅蒲輕滿紙如蠶書可喜

送君石祕校尉河內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茶似舊

梅寺

各遺

爲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祖不
道此官廳

雙羊山會慶堂記

余以附城之地勢勝神靈所栖故建閣曰寶章
以嚴帝書爲堂曰會慶以安吾先君先叔畫像
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澄展先叔於其有恩
雖然抑之不欲背本堂之前許其置佛俾報恩
奉佛兩得焉况吾之親域在其右欲因以固護
初余一發意吾鄉孝子義士咸助以資噴愛人

之愛親者知其有親也不愛人之愛親者知其
不有親也不有其親則孟子所謂慕少艾慕妻
子慕君者歟余老矣慕親而不可得見見墳傍
之草樹不敢慢常若吾親髮髯在其下唯恐令
傷草樹切切焉不忍去欲常居此則業爲王
官欲致爲臣又無以自給僧能專事藉以守之
守之必精潔其宇無令棄俗趣而樂處之余之
存心者此耳堂之經畫始終由吾里人張景崇
景崇力爲之者愛吾有其心以吾貧不能自爲

也衆人亦由景崇然後從而愛之愛他人之愛
親者於其親可知矣吾不得不書以示後人知
吾鄉之多禮義又書其姓于石陰至和二年八
月初告宛陵梅堯臣記

宛陵先生集附錄

送梅主簿歸河陽序

歐陽脩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
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
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
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
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
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

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
 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
 之淵海歟余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
 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
 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
 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
 絕崖倒壑深林古寺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則
 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
 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
 去又想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
 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
 豈能掩之哉

注孫子序

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
 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
 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
 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設

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通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以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

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示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御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

其言甚有次第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
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
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
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
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
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上梅直講書

蘇軾 子瞻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切悲
周公之不遇及兗孔子遊於陳蔡之間而絃
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
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爲至此顏淵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
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
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
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
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
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

極言
附錄
三百五
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
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
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
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
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
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
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
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
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爲
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
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
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
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
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

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為詩變晚唐卑陋之習啓盛宋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為殆天授者正豈容贊一辭哉然昔之君子以言語文字為天下後世所貴重者必其出處語默之際無或少特

於理而後能垂世而行遂此年譜之所為作也張君師魯叔輿世為宛陵人著宛陵先生年譜余得而讀之愛其詞約而事備論覈而理明其多以歐陽子之書為據依已為得書之體至於辨魏泰邵博之厚誣使先生可作亦自喜後之人為能知己者且尤有補於世教也抑又考之宋嘉祐二年詔脩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為試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

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
承孔孟然則謂爲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吾
鄉周丞相定著文忠公年譜學者賴之此書當
與之並行宛陵文獻於是足徵矣叔輿以余誦
習歐陽子之書屬叙而刻之不獲辭謝爲識卷
末云

至元二年丁丑八月旣望序

廬陵劉性

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

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
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
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
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
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
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
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
于宣城雙羊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
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

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
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
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
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
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
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
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
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
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

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
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
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
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
曰梅堯臣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
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
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
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堯臣爲宜亦不
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

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監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超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僊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子男五人曰

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師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躋于艱不復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鎧衆聽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

感二子

三陽脩

坪侍珠旒詩老藿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
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
貌則不歡猶可強閑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
章落筆動九州金甌過午無饋餽良時易失不
早收篋積瓦礫遺琳瓌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
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
幽翩然素旄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又

王安石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

多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
紛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
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
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
休惜無來者人名適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
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
疑此有物司諸幽栖栖孔孟葬魯鄒後始卓落
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楮矛勢欲強達仍無由詩
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厄以

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
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軸幅懸無
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

又

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託文編他年知
不朽

我得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為子孫寶勝有千
金珠

謝詩

宣城縣丞南郡滕珂

百年詩老卧空山猶憶當時語帶酸贏得
喚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手編新史唐文備
立殘碑漢籀漫落日牛羊上丘隴草埋翁仲獨
峩冠

宛陵城南柏山寺行到西廂見舊祠人物欲觀
嘉祐老銘文空有醉翁辭銀章粉墨誰舒卷金
薤琳琅自陸離每見河豚起春岸永懷風致細
哦詩

又

寧國守廬陵文天祥

滄滄宛水陽鬱鬱都官墳喬松拱道周綠筍茁
芳蓀古時北邙歎白楊邈游魂大雅獨不墜脩
名照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履揖諸孫握手慨以
慷而有典刑存渥洼生騏驎荆山產璵璠悠哉
清渭流眷言葆其源

又

監察御史張經

歐公去已久誰為柏山愁白髮詩千首蒼煙土
一丘諸孫時拜掃過客獨遲留寂寞僧窻晚春
溪水自流

又

按察副使盧摯

一上高齋憶謝公
江樹有無中詩家政有
都官宅腸斷荒山落葉風

又

憲司經歷真定靳汝弼

宋有梅夫子靈鳳朝陽鳴文章炳星日當時照
東京歐陽期並轡朋輩俱名卿事業何顯著滿
腹儲太平思之不得見但恨遲我生陵谷變遷
後薄宦來宣城儒素藹鄉里雲仍亦賢英幸因
休澣日下馬拜荒塋柏山得其高雙溪得其清

梅言
附錄
十五
二者能永又延公千古名

又

寧國路經歷劉瑀

昔聞夫子名今始拜其墓栢山寺古碑斷橫三尺荒墳儼如故稻溝流水聲且哀老樹號風悲更怒詩僊已去二百載壞垣空走狸與鬼嗚呼再奠一盃酒潸然回首西山暮

又

寧國路同知阮麟翁

嘉祐微言絕重經二百年殘詩留斷石荒壟平田山鶴夜應怨河豚春又鮮邦人說美

食寺門前

祭宛陵先生文

維淳祐二年歲在壬寅某月某日朔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管田使王遂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都官梅公宛陵先生之墓惟宋文章曰歐與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漢去誕於唐棄諛八百餘年掃去朽枯如斲元氣變化百殊慶曆之盛上跨周虞顛倒奔走溢浚之都空餘翰墨一

世楷模相厥寒泉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
蕪遂生雖晚此意中孚肅肅官僚陳其噉舖斯
人遠矣不可叫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尚饗
維咸淳六年歲在庚午三月某日知寧國軍府
事文天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先賢尚書都官宛陵先生梅公之墓而言曰大
江西東實倡古文西則歐陽東則先生上追韓
孟下啓蘇曾先生在天斯文有靈僕生也晚實
在歐鄉天子有命來守公弔感時改火爰薦

芳尚饗

又

文天祥

視我廬陵夫子歐陽彰韓潭昆孕蘇育黃公於
其間以詩名世施韓峯芳肩蘇挹袂故醉翁於
公之德則曰衣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曰英華
而雅者也翁旣與韓而終始公亦與翁而上下
公仕于何如鮎上竹生遇昭陵官同鄕谷使詩
遂窮人則三百篇之作者將其身之俱不淑

又

劉朔齋

鳴呼名位之不可兼得也久矣然得位者榮身
一時得名者流芳千載以公之文學行義雖仕
不稱德而自嘉祐至今踰二百年矣天下之言
詩人者必曰聖俞國人之誦所尊敬者必曰宛
陵先生是則天之所以厚公者固在此而不在
彼也震孫少嘗竊誦公之詩今幸守公之邦式
公之墓悲其亭之久廢而烝嘗無所乃卽故址
而改作焉表以石刻繚以垣墻而封植其宰木
追茲考成乃率僚案釀酒一酌庶幾懷賢尚慕
之意精爽如在尚歆顧之

題于越亭送君石秘校詩後 閻復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詩好見稱
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洞庭鴈過風生葦干
越峯青斗戛湖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無字不
驪珠

又

張斯立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天
下士哲人去已久手澤見英氣可慕不可攀悠

悠千古意行義魯滅孫流芳垂後裔今遇叔章
君箕裘元不墜

又

貢奎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
歐永叔退之猶自媿郊寒

又

張伯淳

聖俞先生宣城裏經行脩明教胄子不特詩名
滿世間紀載精詳繼前史當時晦叔誦其文曰
二百年未有此先生泰山北斗然管窺蠡測
為言我從聞孫見手澤定知家學有根源
可腐石可泐世美自有不朽存

又

劉必大

先生文章在青史先生勲名揭白日誰謂二百
有餘年得見兩詩親翰筆花箋松煤色尚鮮元
祐偉人如再出名器時來或可求家珪世傳難
可必叔章持此上天朝橫斗高風低少室

又

王士熙

宛水留荒宅空山老栢株詩名唐正體經法漢

先儒賢裔今重見高風古亦無郎官爲直講遺
說辯精麤

又

汪澤民

宋代文章梅與歐薦賢何不致公侯宛陵詩老
名千載嘉祐郎官闕一丘調寫心聲諧寶瑟書
存手澤粲銀鉤曾經千越琵琶尾愁絕西風馬
過秋

跋前二詩

苟宗道

拜觀宛陵梅先生手書寄題千越亭送君石秘

校尉河內之作詩律謹嚴措法莊重蓋天稟仁
厚樂易發見於心聲心畫自有不能掩者歐陽
公謂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斯二章足以當之矣

又

宋渤

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平生大
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
公集古跋尾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
說皆起草時冊子雖旁注細書一一端正可讀
至圈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

田公自書詩兩章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
用筆作方闊法李西臺蔡端明然

又

陳儼

宛陵公去世二百餘年今觀遺墨二詩猶旦暮
遇之也或以爲平淡或以爲枯槁惟具眼能識
之惟公生而卒以詩窮死然世愈遠而愈增重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視當時烜赫者溘然泯默
不復知爲何人相去蓋有間矣亦可謂一世之
屈百世之信者歟寥寥遺響于其嗣之

又

李侗

樊宗師苦心琢句非韓公不能見知於世梅都
官之於歐陽公亦然何異世而同軌也耶仍孫
奕芳持公干越亭并送君石秘校二詩出示亦
可想見其風度矣咨藏之勿墜

又

元明善

梅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
課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
愈信歐公爲知人

又

張與材

聖俞詩名為歐蘇所重後之人不容復議矣獨翰墨見於世者少其八世孫叔章能瑤藏之今觀其筆意瀟散有高人逸士風度此豈汲汲於聲利者心畫正爾豈特坐詩窮耶

又

龔嘯

去浮靡之習超然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當聲名文物之盛有歐公為之依歸而

公收拾人才識拔於科舉之外者於先生與老泉可謂不遺餘力矣雅道相與輝映千古猶計官資而曰不遇是孰為有遇乎尚論其世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者始足以語此宛陵先生之鄉子孫在焉叔章暇日出示真蹟使人歎慕無已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當是階官後遷都官耳即元豐官制改後朝奉郎也國子監直講乃是職事官宋初已置常選通經有實行者為之宜歐公以為公薦也書局編脩亦公辟云

跋會慶堂記後

汪澤民

宛陵梅先生爲文以記會慶堂其奉先思孝如
存之誠至矣歲久石泐嗣孫致遠致和寔等具
碑請余重書刻置堂上噫繼自今歲時禴烝百
世一日則梅氏子孫之職釋子能固護棊栢如
澄展之心則各盡其道矣尚勗之謹之

